

战争与和平

上

Peace and War

THE CLASSICAL FILM



VIDEO CD

附赠
原声
完整电影
VCD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90137088

战争与和平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范红霞 邵永忠 译



90137088

中国致公出版社

导 读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一八二八~一九一〇)是俄国伟大的作家,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极少数几个文学大师之一,是世界小说史上的丰碑。出生于图拉省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一八四四年至一八四七年在喀山大学学习,一八五一年在高加索参军,曾经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一八五六年退伍。

《战争与和平》是他中年时期的作品,写于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六九年期间,长达一百二十万字。这部恢宏巨制以一八一二年的俄国卫国战争为中心,反映了一八〇五至一八二〇年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俄奥联军与法军在奥斯特利茨的会战、法军入侵俄国、波罗底诺会战、莫斯科大火、拿破仑军队的溃败等等。在小说当中,作者描写了拿破仑、库图佐夫、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等真实的历史人物,但是小说没有围绕这些帝王将相而展开,而是以一批虚构的主人公作为主角。整个作品中,共出现了五百五十九个人物,作者以四大贵族——保尔康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和库拉金在战争与和平的环境中的不同表现为重点,以四大贵族的主要成员安德烈、皮埃尔、娜塔莎等人的命运作为贯穿始终的线索,生动再现了从城市到乡村,从客厅到战场,从首都到外省等广大的生活图景。托尔斯泰笔下的贵族分为两类:一类是危急时刻能勇敢站出来承担责任的罗斯托夫家族、保尔康斯基家族、别祖霍夫家族;另一类是以库拉金家族为代表的腐朽的沉湎于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生活的贵族和宫廷显贵。作者笔下的战争气势恢宏,人物刻画栩

栩如生、复杂多样。同时,小说还带有非常浓郁的俄罗斯民族风格,在托尔斯泰的作品里,你可看到彼得堡贵族典雅的客厅、莫斯科嘈杂的市井、博古恰罗沃宁静的庄园、生动的狩猎场景等。

《战争与和平》一出版,就得到了各国广泛的好评,法国作家福楼拜被作者的文笔所折服,惊呼“这是莎士比亚,是莎士比亚!”屠格涅夫说:“《战争与和平》发表之后,他在公众中便毋庸置疑地占据了首屈一指的地位。”小说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为俄国文学增添了光彩,同时也为托尔斯泰赢得了世界文豪的美誉。

第 一 部

—

“公爵，热那亚与卢加已被波拿巴占领了，但我要预先告诉您，如果您还不告诉我们即将开始战争，并且您依旧坚持庇护这个敌视基督的人所有卑劣的行为和他酿成的一切惨祸，那么，您就不再是我的朋友，我的忠诚的仆人了。噢，您好，能看出来，我吓着您了，坐下来慢慢谈吧。”

一八五〇年七月，声名显赫的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皇后的秘书和亲信，一边这样说，一边迎接来了第一位来参加晚会的达官贵人瓦西里公爵。安娜·帕夫洛夫娜已经连续咳了好几天，她得了流行性感冒，当天早晨，她的仆人就吧请柬全送出了。内容全都和下面的一样：

公爵(或伯爵)假如您还没计划好更好的休闲方式，如果陪我一个晚上还不致使您觉得太可怕，请在今晚七点到十点光临寒舍，我将热烈欢迎您，安娜·舍列尔。

“上帝，多厉害的手段啊！”刚走进客厅的公爵叫道，并没有因为这种接待而显出半点窘迫。他穿着半高统靴、长统袜和绣花朝服，胸前挂着几枚明星勋章，喜悦的表情展现在他那扁平的脸上。

他说的是法语。正是我们的祖辈用来联络感情那种地道的法语。并且他的语调是那样的优美和具有长者风范。这正是长期厮混于宫廷和上层社会的显要人物所特有的腔调，他走到安娜·帕夫

洛夫娜跟前，俯下那明亮的洒满香水的秃头，在她手上吻了吻，就怡然自得地坐进沙发。

“您现在好吗？我的朋友，先让我放下心来。”他仍保持着原来的腔调问道，一股冷淡的甚至嘲笑的意味从他那体贴关怀、彬彬有礼的语调中透露出来。

“好，唉，好？精神在饱受摧残，身体难道会健康吗？现在，哪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会感到心情舒畅？”安娜·帕夫洛夫娜叹道：“您在这儿陪我整个晚上，行吗？”

“噢，对不起啦，今天是礼拜三，我得去参加英国公使馆的招待会。”公爵说：“嗨，再过一会儿，我女儿就会来接我，然后陪我一块儿去。”

“我还以为今天英国公使馆把招待会取消了呢，说实话，我实在受不了了。这些招待会真叫人烦死了。”

“他们要是明白了您的想法，就会取消招待会的。”公爵像一只上满了弦的钟表一样，机械地说出一串连他自己也不大认为别人能相信的话来。

“别再折磨我了，快告诉我，他们究竟对于诺沃西里夫的紧急报告作出了怎样的反应？您对这些是全知道的。”

“怎么告诉您呢？”公爵说，“作了怎样的反应？他们已经决定，既然波拿巴决定孤注一掷，我们也惟有背水一战而已。”

老公爵瓦西里说起话来总是不慌不忙的，而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则恰恰相反，她总是一副生气勃勃、极易激动的样子，虽然她已经是四十多岁的半老的人了。

她待人热情，所以她获得了人们的尊敬，虽然有时她也不想如此，但她还是坚持了。为的是不辜负熟人们的希望，安娜的脸上经常挂着微笑。尽管这与她那已衰的风姿极不相称，但正像那些娇生惯养的孩子一样，表示她时时意识到自己的某些小缺点，但她不愿，也不能，而且认为没有克服的必要。

现在一提起政治事件，安娜·帕夫洛夫娜就激动起来了。

“哎呀，不要再跟我说起奥地利了，可能我什么也不懂，但事实上，奥地利过去不愿而且现在依旧不愿打仗。他出卖了我们。现在全欧洲惟一的救星是俄罗斯，我惟一相信的是我们的恩主已经知道他的使命，而且将义无反顾地履行他的使命。我们的伟大的皇帝将担负起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使命，上天会眷顾他的。毕竟，他是那样的善良，那样的德高望重，所以他肯定能完成这个任务——扫除革命恶魔，由于这个恶棍和凶手现在做了革命的代表，革命变得更加难以对付了。我们应该为殉难者讨还血债，除了我们还有谁呢，我问您？……满身铜臭的英国不会理解那么伟大的亚历山大皇帝的精神，英国坚持赖在马耳他，它想探寻，嗅出我们行动的用意，他们怎么对诺沃西里夫说的呢？……什么也没有，他们是不能理解也不可能理解我们的皇帝的自我牺牲精神的。我们的皇上想着全世界，但没有想到自己，可是他们什么也没应允。即使他们应允了，也不会承诺兑现的。普鲁士也已表示没有任何人能战胜波拿巴，全欧洲都拿他没办法……我对他们的话一点儿也不相信，不论是哈登贝格的话，还是豪格维茨的话。普鲁士的这个恶名远扬的中立仅仅是一个骗人的陷阱罢了。我只信任上帝和我们善良君主的命运，他肯定能挽救整个欧洲！……”她忽然不说了，对自己的急性子露出自嘲。

“我正在想，”公爵说，“假如派您去普鲁士，而非我们亲爱的温岑格罗德去，您一定能够逼迫普鲁士国王同意的，您的口才太棒了。呃，请给我一杯茶水，好吗？”

“好的。顺便告诉您，”她不再激动了，“今天有两位很有趣的人物要来我这儿，一位是莫特马尔子爵，由于罗郡家的原因，他是蒙莫朗西的亲戚，那可是法国最显赫的望族之后。他是一位流亡者，一位很好的名副其实的流亡者，另一位是聪明非凡的莫里约神甫，您应该认识这个人物吧，听说了吗？皇帝已经接见过他了。”

“啊，我很高兴能见到他们，”公爵说，“请您告诉我。”他装作漫不经心地提起一件事，仿佛是他偶然想起来似的，然而实际上，他

来的主要目的，正是他所要问的这件事，“听说，驻维也纳使馆的一等秘书，居孀的太后将委任丰克男爵来担任，这是真的吗？依我看，这个丰克男爵简直是一无所长的。”瓦西里公爵想把这个差事争取给他儿子，可别人却想通过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替丰克男爵获取这个差事。

“是太后的妹妹把丰克男爵举荐给太后的。”她淡淡地说。安娜·帕夫洛夫娜每当提及太后，脸上总是笼上由衷的敬意和无限的忠诚，同时，还带着每当她提起这位无上的保护者所必定带着的哀愁。她说，太后很器重这个男爵，同时，一层淡淡的哀愁又蒙上了她的眼睛。

公爵一言不发。安娜·帕夫洛夫娜一面安慰公爵，一面指责他，因为他居然敢批评那位被举荐给太后的人。

“让我顺便谈一下您的家庭吧，”她说，“大家都说您的女儿是一位绝色的美人。自打她露面以来，整个社交界都为她倾倒。”

公爵鞠了一躬，以表示感谢。

他们沉默片刻后，“我常想，”安娜·帕夫洛夫娜说，同时向他亲切地微笑，并向他移近些，似乎表示已经结束了政治和社交的谈话，而现在可以畅谈了，“我常想，上帝太眷顾您了，让您拥有两个好孩子，”她一挑眉毛，“为什么您就该有两个如此可爱的孩子呢？而您，说实话，却又不大赏识他们，所以我认为，您不该有这样两个孩子。”

“没有办法，我缺乏父爱的骨相。”公爵说道。

“不要开玩笑。您知道，我不喜欢您的小儿子，这话只能私下说，曾有人向太后提起过他，同时为您惋惜……”

公爵沉默着，她也沉默着，等待答复。瓦西里公爵终于皱了一下眉头。

“我没有办法。”他最后开了口，“为了教育他们，我尽我所能做了一切一个当父亲的所能做到的，可最终却造就了这样一对活宝，他俩惟一不同的就是伊波利特这个傻瓜至少还安分，而阿纳托利

却不同了，他简直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小子。”他比平时更亢奋、更不自然地微笑道，嘴边在笑的时候打成皱纹，特别地显出人意的粗野。

“如果您不是他们的父亲，您简直就是无可指责的了。”安娜·帕夫洛夫娜沉思地抬起眼睛说。

“作为您的忠实奴仆，我仅向您承认，这些孩子是我的累赘。我给自己解释道，‘该我背这副十字架，这是上帝的安排’……”他不说话了，摆出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

“您考虑过您那浪荡的儿子阿纳托利成家的事吗？虽然，”她说，“老姑娘都爱说媒，我觉得自己还没有，但我确实知道一个姑娘，就是我们的亲戚——博尔孔斯卡娅，一位公爵小姐，她还没有订亲。”瓦西里公爵没有回答，只是晃晃脑袋表示可以考虑，因为他拥有上流社会人士特有的敏捷的悟性和记性。

“您知道吗，我每年要投资四万卢布在这个阿纳托利身上。”他忧愁地说。“要是老是这样，我不敢想五年后的情形。那位公爵小姐有钱吗？”

“她父亲很富有，但是个铁公鸡，这位赫赫有名的博尔孔斯基公爵早在先帝在位时就退伍了，他绰号叫‘普鲁士王’，人很聪慧，但比较乖僻而且有些难处。他住在乡下，可怜的小姐很不幸，她哥哥是库图佐夫的副官，刚娶了丽莎·梅南为妻，他今天会到这儿来的。”

“听我讲，亲爱的安内特，”公爵突然抓住安娜的手，并且不知为何，往下拉了拉，“我永远都是您的忠实奴仆。她又有钱，门第又好，这正是我满意的地方。”

他吻了吻女官的手，然后，他倚到圈椅上摇了摇女官的手，而目光却对着别的地方。

“别忙，”安娜·帕夫洛夫娜说，“今天我就去同丽莎谈一下，事情可能就会成功。我将开始学习做老姑娘的工作了，这第一次是在您府上。”

二

渐渐地，彼得堡的许多显官要人都应邀陆续来到，前来赴会的客人把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客厅都快挤满了。这些人虽然在年龄与性格上大相迥异，但他们的生活空间和活动圈子都是一样的。漂亮的海伦——瓦西里公爵的女儿来接她的父亲了，然后他们将一同去赴英国领事馆的招待会。她穿着舞会的礼服，戴着花字奖章。小巧、年轻、远近闻名的公爵夫人——博尔孔斯卡娅也来了。她是全彼得堡最迷人的女人。她现在已经不大出席盛大的交际场面了，只是在较小规模的招待会上露面，因为她去年冬天结了婚，并且现在已经怀孕了；伊波利特——瓦西里公爵的儿子带来了由他引见给大家的莫特马尔；莫里约神甫以及其他的许多人都应邀前来赴会了。

“您还不曾见过我的姑母吧？”安娜·帕夫洛夫娜郑重其事地告诉每一位来宾，一边把他们领向一位小老太太。这位老太太扎着高耸的花结，当客人们快要到来时，才从另一个房间里颤巍巍地走出来，安娜·帕夫洛夫娜依次介绍了每位来宾，同时慢慢地把眼光从客人移向她的姑母，然后就走开了。

大家都一本正经地问候这位老人，安娜·帕夫洛夫娜默默赞许着每位客人的问候，这位姑母同每一位客人都谈到他们的、自己的和太后的健康，然后，又和他们讲了一番相同的话，“感谢上帝，太后今天好多了。”每一位上来请安的人，都怀着完成了重大任务的轻松感，离开了这个老太婆，但为了表示礼貌，他们都不露出匆忙的样子。

美丽的博尔孔斯卡娅夫人带着一个装着她的针线活的漂亮的丝绒绣金的手提包，她上唇微带深色绒毛，微微上翘，翘得遮不住牙齿，正因为如此，她的上唇才显得好看而且可爱，当她上唇向前

伸或者与下唇合拢起来时，就更加漂亮了，翘嘴唇和半张的嘴是她独特的美，无论谁看到这个充满生气，虽怀孕但依旧开心的少妇，都会觉得很快乐。如果跟她相处一会儿，谈几句话，即便是无精打采的老年人或者郁闷的年轻人，也会觉得自己变得同她一样年轻和朝气蓬勃了。如果谁跟她说上几句话，看到她说话时露出的妩媚动人的微笑，和她经常露出的雪白发亮的牙齿，那么这个人将会感到在这一天里受到了特别的宠幸，所有的人都这样想。

小巧玲珑的公爵夫人提着手提包，轻快地迈着碎步，一扭一扭地绕过桌子，迅速地整理了一下衣服，就坐在了银茶炉旁的沙发上。对于她和她旁边的人来说，不管她在干什么，都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娱乐。

她打开针线包，同时跟客人们说：“我带来了针线活儿。”

“听清楚，安内特，我希望你不曾和我开玩笑。”她转向她的女主人说道，“你信上说，这只是一个很小的晚会，您瞧我这一身穿得多么坏呀。”于是，她伸开双臂，露出她那腰身很短的镶边的系有一条宽缎带的精美的灰色衣服。

“你放心好啦，丽莎，你比任何人都漂亮。”安娜·帕夫洛夫娜回答道。

“您知道吗？”公爵夫人依旧用同一种腔调转向另一位将军说道，“我的丈夫就要抛下我了。他就要去送命了。告诉我，这可恶的战争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她对着瓦西里公爵往下说道，随后不等回答就转过去对瓦西里公爵的美丽的女儿海伦说话了。

“这个小公爵夫人真可爱！”瓦西里公爵对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

紧随着小公爵夫人进来的人们中，有一个胖大壮健的青年人，短头发，戴着眼镜，穿着当时流行的浅色短裤，很高很硬的折角领，褐色的燕尾服，这个胖大的年轻人是别祖霍夫伯爵的私生子，别祖霍夫是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的著名的贵族，他这个时候躺在莫斯科快要死了。这个青年人还未曾服武官役或文官役，因为他刚从

国外留学回来。这是他第一次在交际场中露面。安娜·帕夫洛夫娜礼节性地对他点了点头，尽管这是礼节中最低级的，但她一看见皮埃尔进来，脸上就现出一种提心吊胆的神情，好像看见一种太大的跟那地方不适合的东西，虽然皮埃尔确实比室内别的人们高大一些，不过她的不放心却只由于他那虽羞怯但聪明，既细心又自然，跟那个客厅中的别的客人一点儿也不一样的表情。

“您太好了，皮埃尔先生，来看望一个可怜的病人。”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她领他去见她姑母的时候，跟她姑母交换了一下眼色。

皮埃尔嘟哝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然后好像寻找一件东西一样，继续向周围看。在他走向那位姑母的途中，他好像对熟人一样带着满足的笑脸朝小公爵夫人鞠了一躬。

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恐慌是有理由的，因为皮埃尔不等听完那位姑母谈完皇太后的健康，就从她身边转开去了。安娜·帕夫洛夫娜慌慌张张地用话拦住了他：

“您认识有趣的莫里约神甫吗？”

“是的，我已经听到他那个寻求永久和平的计划，实在很有趣，不过难以实行。”

“您那样想吗？”安娜·帕夫洛夫娜接过来说道，本来她想说什么就离开，去尽她作主人的责任，但这时皮埃尔犯了一种不合礼法的错误。方才那位姑母还没对他说完话，他就离开了她，这时他又对另一位想要离开的女主人继续说话。他低着头，叉开两只大脚，开始解释他把那位神甫的计划看成空想的理由。

“我们就谈到这儿吧。”安娜·帕夫洛夫娜含笑说道。

她恢复了作主人的职务，继续一面听，一面看，准备在谈话可能消沉下来的地方加以援助。正如一位纺纱厂的工头，分派工人们上工以后，要去各处察看。这里一个纺锤停止了工作，那里一个咯咯吱吱的响，或发不出应有的响声时，于是她赶快去检查那机器，或加以调整。安娜·帕夫洛夫娜照这样在她的客厅内各处走

动,时而走向不出声的一群,时而走向吵得太过的一群,用三言两语把客人调解下,使那架谈话的机器保持平稳的、适当的、正常的运行。但是在这些照料中间,她显然特别担心皮埃尔。他走向围绕莫特马尔的一群,听那里所谈论的是什麼,然后转向以那位神甫为中心的一群,这时她总是提心吊胆地注意着他。

皮埃尔一向在外国受教育,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招待会是他俄国参加的第一个。他知道所有彼得堡有名的知识分子都聚在这里,因此,像在玩具店里的孩子一样,不知向哪一方看才好,惟恐错过了可以听到的任何聪明的谈话。眼见在场的人们脸上那自信、风雅的表情,他总在期望能听到一种特别深奥的东西。他终于走到莫里约跟前,这里的谈话似乎有趣,于是他站在那里,等机会宣布自己的观点。

三

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招待会进入全盛时期。纺锤在各方面平稳地、不停地嗡嗡着。但是,坐在那个姑母旁边的,却只有一个年纪大的女人,那女人的脸是瘦削的,忧伤的,在那辉煌的聚会中,实在有点不大相称。除此之外,全体在场的人分成了三组。一组主要是男的,集合在那个神甫周围;另一组,是青年人的,围绕在瓦西里公爵的女儿——美丽的海伦小姐和小博尔孔斯卡娅夫人周围。小博尔孔斯卡娅夫人长得很漂亮,很红润,只是,就她那年纪来说,稍嫌太胖了一些。第三组则团聚在莫特马尔子爵和安娜·帕夫洛夫娜周围。

子爵是一个漂亮的年轻人,有温柔的面貌、文雅的态度,他想以名流自居,但出于礼貌,他处处谦让,任他所参加的那一组摆布。安娜·帕夫洛夫娜显然要把他作为一道菜来招待客人。正像一位办事漂亮的领班,献上一块凡是在肮脏的厨房里见过就没人想吃

的肉,作为一道特选的好菜,于是,安娜·帕夫洛夫娜先献出子爵,然后献出神甫作为两道特选的珍馐美味来招待客人。围绕莫特马尔的那一组,开始讨论昂吉安公爵的遇害了。子爵说,昂吉安公爵因自己的侠义行为而死,而波拿巴的怨恨是有特殊理由的。

“啊,是呀,请把那一切情形告诉我们吧,子爵。”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

子爵殷勤地笑了笑,表明他愿意那样做。大家把子爵围在中间,听他讲故事。

“子爵认识那位公爵。”安娜·帕夫洛夫娜小声对一位客人说,“子爵擅讲故事。”她转向另一个客人,“他是多么明显地属于上流社会的呀。”她又对第三个客人说道。子爵在最郑重最有利的方式下被献给在座的人们,像一碟热气腾腾的衬托很好的大块烤牛肉。

子爵开始讲故事了。

“快过来,亲爱的海伦。”安娜·帕夫洛夫娜对美丽的年轻的公爵小姐说道,公爵小姐坐得稍远一点,是另一组的中心。

海伦公爵小姐笑了,她带着刚进来时的那种绝代佳人的微笑。当她从男人们中间穿过时,她不看其中任何一个人。但对着他们全体微笑,她好像把赞美她那美丽的身材和好看的肩、背、胸的特权仁慈地赏给每一个人。因此,她移向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时候,似乎随身带来了一种跳舞场的魔力。海伦是那么可爱,使她不仅没显露任何奇异风情的痕迹,而且好像是为了她那没有疑问的过于显赫的美害羞呢。她似乎愿意减少她的美的魅力,只是办不到罢了。

“多么可爱!”每一个人都赞美她。当她坐在子爵对面,也用她那不变的笑脸对着他微笑的时候,他耸起了肩,垂下眼睛,好像被她征服了。

“夫人,在这样一位听众面前,我担心我会出丑。”他含着笑,低下头来说。

公爵小姐把她那赤裸的圆胳膊放在一张小桌上,认为回答是

不必要的。她含笑期待着。她一直端正地坐在那里听故事，一会儿看她那在桌上压得变了形的美丽的圆胳膊，一会儿看她那更美丽的胸部，整理一下上面的钻石项圈。她时时摆弄她的衣褶，故事一说到动人处，她就看安娜·帕夫洛夫娜一眼，露出和女官一样的表情，随之恢复她的微笑。

那位小公爵夫人也离开了茶桌，跟着海伦过来了。

“等一等，我要取我的手提包，”她说，“你怎么啦？”她转向伊波利特公爵，“请帮我取一下手提包。”

公爵夫人含着笑，同时对每个人高高兴兴地谈着，坐下来，愉快地在座位上整理了一下自己，这时大家都移动了一下。

“我准备好了。”她说道，于是在子爵讲故事的同时她拿起了手提包。

伊波利特公爵给她拿出手提包以后，就加入了那个圈子，把一张椅子移近她的椅子，坐在她旁边。

“这不是一个鬼故事吧？”他坐在公爵夫人旁边说道，同时急急忙忙地戴上他的眼镜。

“当然不是啦，我亲爱的朋友。”那个吃了一惊的说故事的人耸了耸肩说。

“我憎恨恶鬼的故事。”伊波利特公爵说。

子爵把他的故事说得很简洁。这是当时流行的一段佳话，大意是：昂吉安公爵暗中去巴黎会见乔治小姐，在她家中，遇见了跟那个名演员相好的波拿巴；拿破仑碰巧在他面前犯了所患的晕厥病，因此落入了公爵的手中。公爵放过了他，但是波拿巴后来却恩将仇报处死了公爵。

“好听吗？”安娜·帕夫洛夫娜用探问的眼光望了望娇小的公爵夫人说。

“妙极了！”娇小的公爵夫人低声赞叹。

子爵领会了她的赞许，于是一面向她微笑，一面预备讲下去。但就在那个时候，不断留意那个使她非常恐慌的青年人的安娜·

帕夫洛夫娜，发觉他同神甫讲话的声音太高了，太热烈了，于是她赶了过去。不出她的所料，皮埃尔正和神甫谈论势力均衡问题，神甫对天真、烂漫、热情的他谈起了他那得意的观点。两个人谈得太热情了，太爽快了，这就是安娜·帕夫洛夫娜不以为然的理由。

“办法是欧洲的势力均衡和人民的权利，”神甫说道，“只要有一个像俄国——尽管她被人唤作野蛮的——这样的强国，大公无私地出来领导一个以保持欧洲势力均衡为目的的联盟，世界就可以得救了！”

“不过您怎样得到那种均衡呢？”皮埃尔正想发表意见。这时，安娜·帕夫洛夫娜过来了，一面严厉地看着皮埃尔，一面问那个意大利人是否习惯本地的气候。那个意大利人立即现出他跟女人谈话时显然习惯了的、虚伪的、讨厌的、殷勤的表情。

“我以在这个社交界中受到款待而光荣，这个社交界的，特别是女士们的，智慧和文化的辉煌，使我那么着迷，我还不曾有时间想过气候呢。”他说道。

安娜·帕夫洛夫娜为了安全起见把他们两个带进了比较大的圈子里去了。

就在那个时候，另一位客人走进了客厅：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公爵——小公爵夫人的丈夫。他是一个很英俊的青年，中等身材，生有刚强而清秀的面貌。他周身的一切，从他那既厌倦又无聊的表情，到他那安静且均匀的步伐，跟他那活泼的小夫人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显然，他不仅认识客厅中的每一位客人，而且，他还发现他们是那样的惹人讨厌，即使看他们一眼，或听一听他们的谈话，都使他感到厌倦不堪。他觉得在这所有的非常可厌的脸中，似乎没有像那好看的太太的脸那么讨厌的了。他扭了扭他那俊秀的脸，做了一个鬼脸，转过身去吻了吻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手。

“你要参加战争吗？公爵？”安娜·帕夫洛夫娜问道。

“承库图佐夫将军不弃，”博尔孔斯基说道，像法国人那样，说库图佐夫时把重音放在最后一个音节上，“要我去做传令官呢！”

“丽莎怎么办呢？”

“她就要去乡下了。”

“从我们这里夺去您那可爱的太太，您不觉得不好意思吗？”

“安德烈！”他的妻子娇滴滴地说，“子爵讲的乔治小姐和波拿巴的故事好极了！”

安德烈公爵向她眨了眨眼睛。他一进客厅，皮埃尔就注意到了他，这时他走上来，挽住他的胳膊，他看到皮埃尔那放光的脸后，露出了意外的笑容。

“哎呀，连你也进入上流社会来了！”他说。

“我知道您会来这里的，”皮埃尔答道，“我想到府上吃晚饭，可以吗？”

“不行啊！”安德烈公爵笑着握起皮埃尔的手，表明没有提出这个问题的必要。他想再说点什么，但这时瓦西里公爵和他的女儿要离开了，于是这两个年轻人站起身来给他们让道。

“对不起，亲爱的子爵，”瓦里西公爵转向那个法国人，同时用友好的姿态捉住他的袖子，按住他，不让他嚷起来，“大使家这不幸的庆祝会夺去我一宗乐事，又使我不得不打断您。离开这使我欢喜的晚会，我非常难过。”他转身向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

海伦公爵小姐从皮埃尔身边经过时，皮埃尔用狂喜的，甚至是吃惊的眼光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位美人。

“真漂亮。”安德烈公爵说。

“真漂亮。”皮埃尔说。

瓦西里公爵走过的时候，捉住皮埃尔的手对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

“替我管教他吧，他在我家整整住了一个月，这是他第一次进入交际场。对他来说，女人们的交际界很重要。”